



卧龙生真品全集

玉
釵
盤

(台湾)卧龙生 著



卧龙生真品全集

玉钗盟

下

(台湾)卧龙生 著

玉 钗 盟

【台湾】卧龙生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40.375 印张 100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陕版出图字 25—1996—8

ISBN 7—80605—396—4/1·344

(上中下册)定价:58.00 元

目 录

第二十八回	天罡才降	(855)
第二十九回	雾里看花	(892)
第三十回	一掌败鬼王	(921)
第三十一回	生死抉择	(958)
第三十二回	丧庐怪医	(991)
第三十三回	千毒谷主	(1024)
第三十四回	二探古墓	(1059)
第三十五回	自相残杀	(1090)
第三十六回	旷世骗局	(1113)
第三十七回	玉蝉金蝶	(1143)
第三十八回	南海奇叟	(1173)
第三十九回	武林秘辛	(1203)
第四十回	英雄末路	(1239)

第二十八回 天罡之阵

原来这一阵工夫，拂花公子早已跑得没有了影儿。

丁玲轻轻叹息一声，道：“晚啦！”

宗涛道：“什么晚了？”

丁玲道：“此地一片荒野，四通八达，不知拂花公子走的哪个方向，想追他，自是不易！”她微微一顿之后，道：“不过，还有补救的办法，去追问易天行，或可以找出拂花公子的行踪。”

宗涛缓缓放下丁玲的娇躯，说道：“你站在这里，我去问问易天行去。”

他似是也知道了局势的严重，大步走了过去，高声说道：“易天行！”

易天行双目微一启动，望了宗涛一眼，道：“宗兄有什么事？”

宗涛道：“拂花公子哪里去了？”

易天行道：“他大概发觉兄弟受伤不轻，已不宜多在此地停留，先行溜了！”

宗涛暗暗忖道：这话倒也不错，当下接道：“他可是回到关外去了吗？”

易天行道：“这个兄弟就不清楚了。”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宗兄如若不存伤害兄弟之心，最好此际别再向兄弟说话，如若让杨文尧、查子清先行调息复原，兄弟就难以保得性命了。”

宗涛怔了一怔，退了回去，一面心中暗暗盘算道：眼下这几人都已受了重伤，如若老叫化子出手，谁也别想逃得性命，但我能这

样伤了他们吗？”

付思之间，突然一声嘭的爆响，传了过来。

宗涛久走江湖，阅历丰富，一听之下，立时辨出是人造的冲天火炮一类的爆炸之声，不禁一皱眉头。

杨文尧突然睁开双目，高声说道：“丁兄伤势很重么？”

丁炎山微一思忖，立时了解了杨文尧弦外之音，纵身两个飞跃，直向易天行扑了过去，口中却高声应道：“兄弟元气已复。”

在场诸人之中，除了易天行，要算杨文尧心机最为深沉，他见拂花公子走后不久，就传来火炮之声，已判出可能是易天行有什么阴谋，顿起杀机，点破丁炎山，要他趁着易天行运气调息伤势之际，出手把他击毙。

易天行双目一睁，高声说道：“金老二，我不再追你叛离之罪，但要你最后为我效力一次，抵挡丁炎山五十个回合。”

金老二沉吟了一阵，道：“你要取下我附骨毒针，我就再为你出一次力。”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好啊！你竟和我讨价还价了……”

这当儿，丁炎山已然冲到了易天行的身前，挥手一掌，劈了过去。

易天行一提真气，纵身避开，道：“好吧，你如无法挡得丁炎山五十合，那就不要怪我收回承诺。”

金老二应了一声，纵身而上欺身直向丁炎山侧背攻击。

查玉突然横跨两步，拦住了金老二道：“金老前辈且慢出手，听晚辈一言如何？”

但见丁炎山拳脚齐出，倏忽之间连攻了十四五招，易天行带伤闪避，已被迫出了一头大汗。

金老二单臂一扬，一拳击去，口中喝道：“闪开，有什么话，晚一会咱们再谈。”

查玉左手一招“分花拂柳”，封开金老二拳势，说道：“事关生死

大事，一刻也难迟延，老前辈只要等候片刻工夫，晚辈就可以把话说完了。”

金老二江湖阅历何等深刻，早知查玉用心，在拖延时间，好让丁炎山借机把易天行伤在手下。

一侧观战的徐元平，怔怔的看着局势发展，不知如何处理，这般人好像都不该救，也无法指出谁好谁坏，内心中感受十分复杂、矛盾……

他看了一阵，回头对宗涛说道：“宗老前辈，咱们要不要出手？”

宗涛笑道：“老叫化答应了易天行两面不管，不能说了不算，只好袖手看热闹了！”

徐元平转脸望去，只见金老二和查玉已打入生死关头，双方拳来脚往，打的激烈异常。

金老二独臂挥舞，招招都指向查玉要害大穴；但查玉却似心中有所顾忌一般，不肯象金老二一般的放手而攻，除非解救险招之外，不肯施展辣手。

忽然传来一声闷哼。

徐元平抬头望去，只见金老二连后退了四五步，才站稳了身子，不觉一皱眉头，纵身一跃落在金老二身侧，低声问道：“叔叔受了伤吗？”

金老二还未来及答话，查玉已抢先说道：“兄弟失手击中了金老前辈一拳。”说完，抱拳一揖。

徐元平举手一挥，算是还了查玉一礼，目光却投注在金老二的身上，说道：“叔叔，伤的很重么？”

金老二道：“还好……”，突然提高了声音，道：“易天行，我如让别人代我抵挡了丁炎山五十招，算不算数。”

这时，易天行已被丁炎山拳脚交集的攻势，迫得险象环生；但他始终，不肯还手，听得金老二喝叫之言，微笑答道：“你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了……”

他身躯疾转，避让过丁炎山两拳，说道：“好吧！我既存心让你自由，不论由谁出手，都是一样，只要能够挡得丁炎山五十招就算。”

金老二目注徐元平道：“平儿，快去接下丁炎山五十招。”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什么？叔叔可是要我去帮助易天行吗？”

金老二道：“不要你帮他，只要代他抵挡丁炎山五十招，就立时撤退回来！”

徐元平看他满脸慌急之色，不再多问，纵身一跃，落到易天行身侧，左掌一挥，接下丁炎山的攻势。

丁炎山怒道：“你要和老夫动手吗？”

徐元平道：“我要挡你五十招。”

丁炎山怒道：“那你就试试吧！”举手一掌，疾劈过去。

徐元平举手一封，把他掌势逼开，但却不肯还手。

丁炎山初攻几招，还担心他出手还击，攻了几招之后，看他不肯还手，胆子大了起来，放手而攻，招术极尽辛辣。

徐元平施展斩脉打穴的手法，迫得他常把攻出的招术半途收回，但他却一直不肯还击一掌一指。

丁炎山狠攻了三十招后，心中突然害怕起来，停下手，倒跃而退，冷说道：“你为什么不还手呢？”

原来他发现徐元平封挡自己攻势的掌指中，无一不是兼具着凌厉辛辣的攻势，他虽然适时收回，蓄势不发，但丁炎山却不能不顾虑到他可能趁势击出，心理上却要准备破解之法。

这么一来，他虽无惊险，但却有着心理上的不安，三十招后，心理上的防线，先行崩溃，因为徐元平的招术蓄势不发，愈是他感觉还击之势的可怕。

徐元平淡淡答道：“我已事先说明，接你五十招的攻势。”

丁炎山道：“老夫是何等人物，岂肯要你一个黄毛小儿相让。”

徐元平剑眉一耸，怒声喝道：“你先把余下的二十招攻完，我再还手不迟。”

丁炎山暗中运集“寒阴气功”准备施出二十四招“玄阴鬼爪”，一举把徐元平伤在掌下。徐元平看他脸色突然变成一片铁青，全身肌肤，似乎也向里面深陷很多，也不禁提高了惊觉，暗自运功戒备。

丁炎山运足“寒阴气功”之后，阴恻恻的一笑，道：“你不肯还手，伤在了我的手下，可就别怪我了！”

徐元平这几个月来，耳闻目睹，阅历大增，冷笑一声，道：“你不用出言激我，我既然说不还手，不论你用什么武功，我决不还手就是。”

丁炎山心中暗喜，忖道：我这“寒阴气功”和二十四招“玄阴鬼爪”，乃我们鬼王谷中绝艺，除了被人抢去先机，迫我无法施展出手之外，一施出手，武功再高，也不易招架，你这小子不还手，岂不是自己找死！

站在身后的丁玲，却已看出情形不对，知道丁炎山杀机已起，已运集寒阴气功，准备施展二十四招“玄阴鬼爪”，不禁粉脸变色，低声叫道：“三叔叔……”

丁炎山冷哼一声，回头接道：“什么事？”

丁玲道：“爹爹曾经三令五申，不到生死交关，不许施出‘玄阴鬼爪’，以免把咱们鬼王谷中绝技泄露于江湖之上，叔叔如若今日施展此技，爹爹知道了，只怕心中不乐……”

丁炎山心知她再说下去，泄露的隐秘也就更多，转过头来，不理丁玲，却高声对徐元平说道：“我们鬼王谷二十四招‘玄阴鬼爪’，江湖上能够抵挡之人难有几个，老夫在未动手前，再给你个机会，现在你说还手，时还未晚。”

徐元平豪气凌云地大笑道：“我如伤在你的手中，只怪我学艺不精，不过二十招后，我就不再受此约所束！”

丁玲望了徐元平一眼，黯然叹息一声，忖道：你这不是找死吗！你纵然还手，只怕也难挡得我们这鬼王谷中绝艺，何况你不还手……

神丐宗涛似已看出了丁玲感情之重，哈哈一笑道：“你不用替他担心，丁炎山决然伤不了他。”

丁炎山左手一扬，五指半屈半伸，疾向徐元平前胸抓去。

这一招来势凶恶，掌势刚出，徐元平已觉出一股阴寒之气，直逼上来。

徐元平右手一挥，幻起一片掌影，封住了丁炎山的攻势，暗暗忖道：

“我不能还手，他没了后顾之忧，攻势自是更为凶猛……”

忖思之间，丁炎山已施展开二十四招“玄阴鬼抓”；但见满天指影，挟着缕缕冷风，罩了下来。

这时站在旁边观战的丁玲、宗涛，都已看出有点不对，原来徐元平已被丁炎山双手舞起的指影罩住。

丁玲望了宗涛一眼，抱怨地说道：“我说他抵挡不住吧！你偏不信，现在你信了吧？”

宗涛道：“丁炎山已经攻出十招，只要他再撑十招，就可以还手了！”

丁玲道：“我虽不会‘玄阴鬼抓’，但却知道那二十四招，是一气呵成之学，如果我叔叔十招不肯停手呢？”

忽听徐元平大声喝道：“二十招已过，在下可要还手了！”扬手劈出一掌。

一股疾猛的暗劲，直冲而起，撞破了那环绕满身的指影，飞身跃落一丈开外。

丁炎山似是被徐元平这强猛的一掌所震慑，竟然不再追击。

神丐宗涛高声叫道：“丁老三，那二十四招‘玄阴鬼爪’不错，只是鬼气太重了，看来不像是活人施用的武功。”

暗中却留神向徐元平望去。只见他脸色苍白，嘴唇微微发育，似是刚从冰窖之中出来的人一样，心头暗暗惊骇，忖道：想不到“玄阴鬼抓”竟是如此厉害。

丁玲望了叔叔一眼，又转脸看了徐元平，低声向宗涛说道：“干爹，我求你一件事好吗？”

宗涛怔了一怔，道：“那定然是异常困难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这般相求老叫化了？”

丁玲凄凉一笑，低声说道：“我叔叔虽然对我不好，但他毕竟是我长辈。”

宗涛微微一笑，道：“你可是要老叫化劝阻徐元平，不要伤害他吗？”

丁玲道：“他和徐相公已斗个两败俱伤了！”

宗涛奇道：“怎么？丁炎山也受了伤？”

丁玲道：“不错，但他运集的‘寒阴气功’未散，很难看得出来。”

宗涛道：“想不到老叫化走了几十年江湖，如今竟然看走了眼，他伤的很重吗？”

丁玲道：“比起徐相公只重不轻。”

忽听金老二高声说道：“易天行，我已兑现了抵挡丁炎山五十招的诺言，你相许替我解去附骨毒针之诺，不知道还算不算？”

易天行启目微笑道：“我许过的诺言，几时改变过了，你过来吧。”

忽听步履声响，只见几十条人影疾奔而来，快如流星赶月一般，眨眼之间，已到了群豪停身之处。

当先一人，正是拂花公子。

他身后跟着一群高矮不等之人，这群人有老有少，一个个背插兵刃。

正北方是六个身着白衣，手执短剑的小童，六人身后站着四个五十岁上下的老人，每人手中都握着一根蛇头拐杖。

此外，东、南、西三方，各站着十二个全身黑衣，连头带脸也蒙着黑布的怪人，只露两只眼睛，光闪闪的注定场中群豪。

这些怪异的装束，立时把这荒凉的山野衬托的恐怖起来。

只听丁玲大声叫道：

“干爹，快些帮助杨文尧等回复功力……”

宗涛微微一怔，举手按在杨文尧背心之上，暗提真气，立时有一股热流攻入杨文尧“命门穴”中。

杨文尧本已经运气调息了很久，再经宗涛提聚真气相助，立时真气通达四肢，畅行全身，一启双目，说道：“多谢宗兄相助。”

宗涛冷哼一声，大步向冷公霄走了过去。

丁玲望了徐元平一眼，道：“你也别闲着呀！帮助查子清和我叔叔恢复功力，他们多恢复一分功力，咱们就多上一分生机。”

徐元平心中甚似不愿；但却又似不忍拒绝丁玲，皱了皱眉头，缓步走了过去，举手一掌，按在丁炎山后背“命门穴”上。

丁炎山运集“寒阴气功”施出二十四招“玄阴鬼抓”，本想把徐元平伤在手下，那经徐元平自生死玄关通后，已逐渐把慧空转纳的真元之气，吸归经脉，和本身真气相合，功力突然大增；水牢一月中又勤修慧空相授的佛门上乘内功，不论手法，内劲，均有了惊人的进境。

丁炎山施展“玄阴鬼抓”时，挟带着绝毒的寒阴气功，徐元平难挡那寒毒之气，不自觉运气相抗，全身满布了一层真气，蕴含了极强的反震之力。丁炎山一用出寒阴气力，必有极强反震之力弹回，徐元平虽然二十招没有还手，但丁炎山却丝毫没有占到便宜，丁炎山二十招攻完，本身受到了极重的内伤，徐元平虽也被那攻身寒毒所伤，但他因有真气护身，寒毒难浸内腑，略一运息，立时复原，丁炎山却是内伤惨重，大有难再支撑之感。

徐元平真气充沛，手掌一触他背后命门穴，立时有一股极强的热流攻入体内，奔行全身。

丁炎山心知这是他唯一能够短时疗愈内伤的机会了，当下强提真气，运行相和。

但仍然等上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把本身真气和徐元平攻入体内真气相和一起。

徐元平缺乏经验，觉出丁炎山毫无反应，立时绵绵不绝的运气攻入，待丁炎山和攻入体内真气接和一起时，徐元平已累的汗流浹背。

这一阵工夫，宗涛也不惜耗消真气，连续帮助冷公霄、查子清提前恢复了功力。

易天行一直冷眼旁观，静静相待，拂花公子几次要借机下手，都被易天行拦住。

直待杨文尧、查子清、丁炎山、冷公霄等都恢复了功力，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各位功力，都恢复了吗？哪位没有恢复，不妨说将出来，兄弟还可再等待一些时光。”

这时，宗涛和徐元平倒是累得满头汗水，静站一侧，运气调息。

群豪都以宗涛为中心，排成一个圆阵，唯独徐元平被丢在两丈左右之处，孤零零的一个人闭目而立。

丁玲星目流动，环扫了四周一眼，只见四面环伺的强敌，都已经拔出兵刃，只要易天行一声令下，立时将以排山倒海之势一拥而上，徐元平孤独的单站一处，只怕难拒那四面环迫的猛攻，何况他还正在运气调息，无力迎敌……

只听杨文尧低声说道：“金兄可知道那些身着黑衣的人，怀中金筒是什么兵刃吗？”

原来，东、南、西三面环守的黑衣人，已把背后的黑色包裹解了下来，由那包裹之中，取出一只两尺长短，手臂粗细的金筒。

金老二声音微颤抖地答道：“那金筒之中不是兵刃……”

杨文尧接道：“是暗器？”

金老二道：“大概是吧……”。

杨文尧道：“如若他们在那筒中暗藏了什么毒针之类，利用弹簧打出，三十六筒齐发，那可是防不胜防了。”

查子清道：“如果易天行用这种手段对付咱们，咱们也大可不必和他们讲什么江湖道义，同样的用暗器对付他们了。”

杨文尧笑道：“兄弟倒忘记查兄的蜂尾毒针，江湖上闻名丧胆了。”

易天行一直静静的站着不动，听几人谈话，直待杨文尧提到查家堡的蜂尾毒针，才冷笑一声，接道：“杨兄不用多猜疑，你如有种，不妨向前移行两丈，试试这金筒是暗器还是兵刃？”

遥站在丈余外的徐元平，忽然睁开双目，望了易天行一眼，接道：“在下试试如何？”

大步向前移动五尺。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好！眼下诸位，大概已无人能再生还，早死晚死，相差无几，你既要先试锐锋，在下自当成全。”

他目光缓缓移到西方第一个黑衣人的身上，接道：“你用手中金筒，和这位徐英雄动手试试吧！”

那黑衣人应声而出，大步直向徐元平走了过去。

杨文尧、查子清、丁炎山等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注在徐元平和那黑衣人的身上，似是等待着一个极大的秘密揭露，心中都有着无比的焦虑。

这时，那黑衣人已奔近徐元平身前两三尺，停了下来，扬了扬手中金筒，当胸点去。

徐元平早已暗中提气戒备，他亦似发觉了那金筒有异，不愿轻易冒险，双肩晃动，身躯向一侧闪让五尺。

那黑衣人点出的筒势，并不很快，徐元平身躯站稳，他才缓缓收回金筒。

徐元平一皱眉头，举手遥发一掌。

一股猛劲的潜力，直逼过去。

那黑衣人突然向右面横跨两步，让开掌力，疾向徐元平身前欺去。

这一次身法迅快，和上次的大不相同。

徐元平微微一怔，反臂劈出一掌。

但见那黑衣人身躯一转，又向左面跨出两尺，举起金筒一推，一股浓烟，疾喷而出。

徐元平早已有备，一见情势不对，立时凌空而起。

那浓烟向外喷射的劲道极强，徐元平刚刚跃起身子，他停身之处，已为那金筒中喷出的浓烟笼罩。

那黑衣人见浓烟未能奏效，立时一收金筒，左手在金筒底端一转，对着徐元平凌空的身子一扬。

日光下，只见十几缕疾射的白线，闪电般向徐元平射去。

速度之快，超逾任何暗器，而且射程奇远，也非一般暗器可及。

查子清只看的心头一震，暗道：看那暗器细小，分明是毒针一类，速度、射程，都非我们查家堡的蜂尾毒针能及，看来威震江湖的蜂尾毒针，行将被此筒取代了……

徐元平看那黑衣人一扬金筒，立时有十几缕银线疾射而来，不到一丈，已然散布了四五尺方圆，目力再难瞧见。

当下一提丹田真气，双臂一振，立时双臂一抡，悬空打了两个转身，飘落到四五丈外。

这卓绝的轻功江湖上极是罕见，连易天行也看的怔在当地。

杨文尧、查子清、丁炎山、冷云霄脸色阴晴不定，忽忧，忽喜，十分复杂。

原来他们心中，除了敬佩徐元平的轻功之外，对那黑衣人手中金筒发出的浓烟、暗器，为之心弦惊荡；但却又混入了，一丝庆幸之心，暗道：幸非是我，如果是我，不伤在那浓烟下，亦必伤在那银丝般的暗器中。

凝目望去，只见那浓烟散布约一丈方圆之后，忽然静止不动，

也许它仍在散布，只是散布的很慢，已非目力能够看得出来。

象高耸的峰尖山上，凝滞的云气，像清晨绝壑间，迷漫的一片白雾。

那黑衣人两击未逞，似是甚为惊愕，呆站了一阵，才纵身而起，直向徐元平停身地方扑去。

徐元平已不愿再让他有机会放出金筒中暗藏的浓烟，提聚功力，蓄势以待。

那黑衣人跃扑过来时，立时大喝一声，举掌劈出。

一股强猛绝伦的掌力，直撞过去。

那黑衣人已然纵身而起，再想闪避徐元平的掌力时，哪里还来得及？只觉前胸一震，吃那撞击过来的劈空劲气，震的直飞起来，跌落到六七尺外。

这一记劈空掌力，遥击到一丈四五以外的人，仍然有这等强猛之力，全场中人，无不为之心中一动。

易天行一皱眉头，举手在头顶上一挥。

环伺周围的黑衣人，立时迅快的散开，各自抢了方位，举起手中金筒，准备合围而上。

只见那被徐元平击中的黑衣人喷出一口鲜血后，挣扎而起，手中金筒对着徐元平一送。

两道蓝色的弹丸，疾射而出，直向徐元平打去。

徐元平已知那金筒中藏的暗器样样厉害无比，不敢用掌力劈打，纵身而起，跃落到两丈开外。

两粒蓝丸，带起了一串光焰，撞在徐元平停身处的青冢之上。

只听一阵轻微的波波之声，两粒蓝丸同时爆散开来，化成了两团车轮大小的蓝色火焰，落在草地上，立时熊熊燃烧起来，刹那间火光大盛，浓烟腾空，笼罩了两丈方圆。

那青冢附近虽是青草，但那蓝焰的燃烧力强烈无比，只一沾到，不论砂石青草，一样的燃烧不熄。

徐元平暗叫了一声侥幸，忖道：我如用掌力一挡，那蓝丸爆散开来，沾在身上，势非活活烧死不可。

这一只金筒中藏了这么多暗器，而且件件绝毒无比，一人施用，已使人防不胜防，易天行手下却有三十六人施用此物，只怕要，把目下武林闹一个天翻地覆……

思忖之间，那挣扎的黑衣人，突然松开手中金筒，倒在地上死去。

杨文尧突然振臂而起，疾如离弦流矢一般，向那黑衣人尸体所在跃去。

就在杨文尧发动的同时，那六个怀抱短剑的白衣童子，也一齐飞跃而上。

杨文尧身法较快先行跃到，手臂一探，向地上那金筒抓去。

忽听易天行大声喝道：“杨文尧，你不要命了吗？”

杨文尧听得他大喝之声，不禁一怔。

就这一缓之势，六个白衣童子已经赶到，团团把杨文尧围了起来。

杨文尧目光环扫了六个白衣童子一眼，冷笑一声，道：“哼！原来是六个乳臭未干的孩子。”

他口中虽然说的轻松，但见六人手中短剑光华闪动，耀目生花，一望之下，立时可以辨出不是平常的兵刃，如若六人没有相当的武功，易天行决不会把这等宝刃，交给他们施用。

那六个白衣童子，不但一个个长的眉清目秀，而且身材衣着也都是一般的模样，也一样绷着脸。一副凜然难犯的神情，目光随手中短剑移动，庄庄严严诚诚敬敬。

杨文尧忽然心头一凛，赶忙提聚真气，抱元守一，凝神运劲，蓄势而立。

原来他忽然发现环伺在四周的六个白衣童子，竟然都身具上乘剑术，他们起手中宝剑时不苟言笑的态度，诚诚敬敬神色，正是